

中等學校用 第二冊

白話文範參攷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Date Due

MG
G634.33
40



白話文範參考書第二冊目

洪水與猛獸

歐戰全史序

歐遊心影錄楔子

巴力門逸語

諭妻

諭子

家訓

鈴兒草

畸人

季選年

荆元

白話文範參考書第二冊目錄



一 三 四 七 九 一 三 四 六 七 七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最後一課	一八
航海	二三
傳習錄一	二五
傳習錄二	二六
君子國	二七
桃花山	二八
玉大人誣盜記	三三
一個社交問題	三七
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題詞	三七
勞動者底覺悟	三八
范縣署中寄墨書	三九
五四紀念日敬告青年	四一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	四二
要做到澈底處.....	四四
我的體育觀.....	四六
孫悟空.....	四六
我的.....	五〇
我對於一切人類的供狀.....	五一
新老都可怕.....	六三
許怡蓀傳.....	六四
新詩三首.....	六六
縫衣曲(附英文原文).....	九六

白話文範參考書第二册

洪水與猛獸

孟軻 生於周烈王四年——西歷前三七二年——距今約二千三百年。

一亂一治 孟子滕文公「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

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唐宋儒家 指韓愈歐陽修一班人。韓愈諫迎佛骨表，歐陽修本論，皆攻擊佛老者。程朱陸王 卽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是也。朱陸同時講學，朱主敬，陸主靜；朱重道問學，陸重尊德性；朱好註經，陸則謂學苟知道，則六經皆我註腳；故宗旨各異，門弟子遂分兩派。王尊陸學，因以朱子語錄中近於陸者，輯爲朱子晚年定論。羅欽順駁之，蓋繫以年月，所言每在未見陸之前也。清初孫承澤又本此作考正晚年定論。自明中葉以後，遂以朱陸異同爲講學家一公案。而清之程朱派，攻擊陸王派，亦比之爲洪水猛獸焉。

鯀 禹之父也。爲四凶之一。治水無功，舜殛之於羽山。
漚 音因。塞也。

歐戰全史序

歐戰全史 梁和鈞林奏三合著 北京亞洲文明協會出版。

協約國 指英法俄等國而言。

興高采烈 文心雕龍「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

怎麼一回事 北京諺語。猶言何事也。

懵懂 心不明了也。一作儻懂。新方言「賈子道術篇」反慧爲童。『蕪州謂駮不解

事爲童，音如董，猶言懵懂矣。』

糊糊塗塗 不分曉也。宋史呂端傳「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

沒有 卽是無有。古無輕唇音，無本讀如模。今湘、閩、粵諸省人，仍如此讀法。新方言

「晉語」其靡有微兮！通以今語，猶曰「沒有甚麼。」

應該 新方言「說文」該，軍中約也。「約成則分定，故今人謂分所應爲曰該」

梁任公的一本小冊子 名歐洲戰役史論，商務印書館出版。

黃英伯的小冊子 名歐戰之將來與中國。

葉叔衡的小冊子 名歐戰之目的及和局之基礎，國際研究社刊行，民國七年十

二月出版。

高興 興趣旺盛也。杜甫詩：「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

不消 新方言「爾雅」：「待也。」相承作須。漢書禮樂志：「神奄留，臨須搖。」晉灼謂

即須臾，亦即消搖。今人从雙聲，謂不須曰不消。

淌白拆白 滬諺：謂一種騙子，專以引誘青年男女，騙取財物爲事。

歐遊心影錄楔子

歐遊心影錄 梁任公先生遊歐日記。

楔子 元人雜劇開卷，率有楔子。楔子者，借他事以起引所記之事也。

來復。《易》七日來復，言陽氣由剝至復，凡闕七日也。今因謂七曜日一週曰來復，而稱日曜日爲來復日。

走馬看花。孟郊詩「春風得意馬蹄急，一日看遍長安花。」今稱人略見事物之外象，而未盡其底蘊者曰「走馬看花。」

楚楚 鮮明貌。

霾 音埋。風雨土也。一謂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

濛濛 微雨貌。

瑟縮 蕭索收斂之意。呂氏春秋「民氣鬱闕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

親炙 親承教化也。孟子「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一番 猶言一次，一回。

別墅 園亭游息之處也。亦稱別業。晉書謝安傳「與幼度圍棋賭別墅。」

中用 卽有用也。

該 新方言「說文」該軍中約也。約成則分定，故今人謂分所應爲曰該。

無精打彩 北方諺語，猶言無精神也。

相煎太急 曹植詩「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沍寒 嚴寒凍閉之象。左傳「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鎮日 新方言「爾雅」塵，久也。「毛詩大雅傳」填，久也。「填卽塵字，久積則塵。」漢書

言陳陳相因是也。今人謂物久爲塵，積亦曰塵。直隸山東淮南吳越狀物之多，曰

塵千塵萬，或曰鎮千鎮萬，鎮卽塵也。其訓久者，則謂長夜不休曰鎮夜，長日不休

曰鎮日，鎮亦填也。「南通方言疏證」鎮日鎮夜，通俗謂之整天整夜，整亦塵鎮之

音轉也。

方丈 謂一丈正方之面積也。「孟子」食前方丈。

八股 日知錄「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名也。天順

以前，經義之文，敷衍傳註，或對或散，初無定格；成化二十三年會試，乃以反正虛實淺深扇扇立格，八股之制，實始於此。」

巴力門逸語

巴力門 英國國會也。原文爲 Parliament。

袈裟 梵語，謂僧衣也。本名迦羅沙曳。省羅曳二字，止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

脚色 揚州畫舫錄「梨園以副末開場爲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脚色；打諢一人，謂之雜；此江湖十二脚色。」

伯里璽天德 President 譯音，猶言總裁也。

赤亞門 Chairman 譯音，猶言議長也。

士璧架 Speaker 譯音，猶言說話人也。

憲法 凡立憲政體，必有憲法。所以規定統治權之所在，及其行動之形式，有最高之效力，非其他法律所能變更。清季預備立憲，有欽定憲法大綱，是爲我國憲法之始。民國有約法，在憲法未制定前，其效力與憲法等。

阿達 Order 譯音。原意訓秩序。

格蘭斯頓 註見威士敏士達寺。

哄堂 衆笑曰哄堂。

動議 亦作倡議。議會討論之際，提出之意見也。須經一定人數之贊成，方可成爲議題。再由全體決議。

鳥獸散 謂如鳥獸之散去也。漢書李陵傳「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

把戲 猶言戲法也。

絕對 凡形容兩相對立者，有比較有關係者，謂之相對；無比較無關係者，謂之絕對。

對。

方便 佛家語。謂隨方因便，以爲利導也；猶儒家之用權。蓋佛教理深，莫能信受；要須方便誘引羣生，令其漸悟也。今稱凡有益於人之事，皆曰方便。

抹殺 猶言掃滅。漢書「抹殺災異。」一作抹殺。韓愈文「惟其大翫其辭而與世抹殺。」

洗心革面 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後因謂改過自新者曰洗心革面。

招牌 營商業者，於牌上作字以爲標識也。莊子「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林希逸注「招，猶今人言招牌。」

一塌糊塗 普通諺語，猶言一團糟，分不清也。

諭妻

楊繼盛 字仲芳，號叔山，明容城人。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上疏劾嚴嵩十大罪五

奸；上怒，命繫錦衣獄。嚴嵩父子誣公於張經疏尾，上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公妻張氏上書營救，爲嵩所抑，不得達。及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即日賜諡忠愍。

鴻毛 喻輕也。史記「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揆 度也。詩「揆之以日。」

礫 呼規切，毀也。

惹 引著也。羅鄴詩「微香暗惹遊人步。」俗文謂挑逗曰惹。

一般 一樣也。

九泉 地下也。世說「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仲文曰：

「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咱 俗稱自己爲咱。讀若「者」平聲，與「喀」同。其實卽「朕」字。「朕」咱」一聲之轉。

新方言「爾雅」朕，我也。「今北方音轉如「簪」，俗作「僭」——僭即瞿字，本朕字耳。」
千萬 叮嚀之意。

諡子

不在 猶言死也。

擺布 猶言播弄。

差錯 順序相差爲差，前後舛亂爲錯。

差池 不齊貌。詩「差池其羽。」

衝撞 失禮也。

擔待 寬容也。

央 求也。

媳婦 俗謂子婦曰媳，但北方謂妻亦曰媳婦，謂兒婦曰兒媳婦。

妯娌 爾雅「長婦謂稚婦爲娣，娣婦謂長婦爲妯。」新方言「楊子方言」築婬，匹也；

婬，耦也。」此本非兄弟婦之專稱。蘇州謂我輩爲吾婬，謂彼輩曰婬築——築讀如篤。

短長 猶言善惡也。夷堅志「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滑人 猶言壞人。

圈套 猶言範圍。圈與套，皆所以包含他物者，故以計籠絡，使不出其勢力之範圍，謂之圈套。

喫虧 杜牧詩「却笑喫虧隋煬帝，破家亡國爲何人？」按俗語以受損爲喫虧。

肝膽 誠懇之義。猶言披肝露膽，中藏坦白，無所隱曲也。

寨 與砦同。山居環列木柵以爲防衛也。

家道 南史徐孝克傳「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謂絕無家產也。

丈人 稱妻父曰丈人。按漢書單于謂漢天子我丈人行，其時漢以女妻單于，故有此稱。是爲妻父稱丈人之始。

饒 寬容也。俗謂寬恕曰饒。杜甫詩「日月不相饒。」

小廝 賤役之稱。觚不觚錄「正德中，一大臣投書劉瑾，自稱門下小廝。」言卑詔之甚也。

嘉靖 明世宗年號。

家訓

曾國藩 字伯涵，號滌生，清湖南湘鄉人。道光戊戌進士。官至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諡文正。有集一百六十四卷。

家訓 共兩卷。上卷起咸豐六年至同治元年；下卷起同治二年，至同治九年。

濟寧 清爲直隸州，屬山東。民國改縣。

宿遷 今縣名，屬江蘇徐海道。

臨淮 鎮名，在安徽鳳陽縣境。

斯干 小雅篇名。「……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

食是議，無父母貽懼。」

家人

易經卦名。三三三。……六二，无攸遂在中饋……」

內則

禮記篇名。閨門之內，軌範可則，故曰內則。

醃醋也。

醃

黑改切。肉醬也。

蒔

立也；更種也。農人分秧，俗亦謂之蒔秧。

鈴兒草

莫泊三 Guy de Maupassant (一八五〇—一八九三) 法國十九世紀末葉之

大文豪也。著小說甚富，亦以詩鳴。所著短篇小說，尤見稱於世。有一短篇小說第

一名「手」之目。莫氏嘗師事文豪佛羅倍爾 (Flaubert) 佛羅倍爾者，與左喇 (Zola)

齊名，以寫實主義自然主義風動歐洲者也。莫氏為文，純然為自然主義一派。論

者謂自然主義至莫氏而極盛。極盛之後，難乎為繼，故莫氏死而自然主義遂衰

矣。

約莫 新方言「廣雅」無慮，都凡也。「吳都賦注」孟浪，猶莫絡不委細之意。「莫絡，

孟浪，無慮，皆一聲之轉。今江淮閒人謂揣度事宜曰毋量，卽無慮之轉。今南北皆

謂粗率嫖量爲毛嫖；約舉大數曰約莫。蓋無慮疾呼成無，無古音模，母毛莫皆一聲之轉。

碼 英國度名。每碼計英尺三尺，當中國營造尺二尺八寸五寸七釐有奇。

猛可裏 猛然也。凡勢之急驟者皆曰猛。

發怔 恐懼貌。

漂亮 說文「纈，絲色也。」段注「如在水中時色，今人謂之漂亮。」南通方言疏證「

俗以人作事清脫，出言清爽者，並謂之漂亮是也。」

一板三眼 唱曲者節拍之標準，不可或亂。以喻事之循規蹈矩也。

嘻笑 新方言「漢書灌夫傳」云：「夫怒因嘻笑曰……」怒極故笑爲嘻。今人作此

聲，亦如歎，或稍侈如恆，皆收鼻聲，此別一義。若周易釋文引馬融曰：「嘻嘻笑聲」，今人形狀笑態，猶曰笑嘻嘻。此與怒極故笑之義又異。

墨歇 法語譯音，猶言先生也。

革登 步履聲。

煞 極也；確也。

畸人

伏蘭 Gabriel Volland 爲法國小說界後起之秀。其著作常散見於巴黎新聞紙及雜誌中，尤擅長於描寫人生痛苦。

霍的 忽然也。

浪用 亂用也。

打擊 猶言損失。

霍霍的 活動有光貌。

斗的 猶言突然。

瑟瑟地 憂鬱退縮貌。

囁嚅 欲言而又止也。韓愈文「口將言而囁嚅。」

叵耐 無耐也。

季遐年

法帖 摹古人字迹，刻於石上的叫做「帖」。因為他可為後人效法，所以稱「法帖」。

南唐後主以所藏古今法書刻石，名昇元帖。此是法帖之祖。

邊幅 邊幅本指布帛的廣狹而言，借來比喻人的容止。後漢書「反修飾邊幅，如

偶人形。」南史任昉傳「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

腌臢 正字通「俗呼物不潔曰腌臢。」

荆元

清涼山 清涼山在江寧城西，古稱吳峯。宋人在山上建清涼廣惠寺，所以後來稱

清涼山了。

桃源 晉陶潛有桃花源記。說武陵漁人入桃花林，遇着秦時避亂的人，後來通稱

可以避亂之地曰：「世外桃源。」

變徵 律呂本考『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

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

徵少下，謂之「變徵。」

最後一課

都德 Alphonse Daudet 法國尼摩 Nimes 人 (1840—1897) 爲近代文章鉅子之

一。

狠 甚也。通俗編「元典章有「眼不便當」語。按眼字未見諸字書，而其辭則至今

承之，如眼好，眼是之類，度其義當猶云甚耳。世俗不知，或以很或狠字當之，則無

義解。」

都 與諸音義相通。新方言「漢人多以都爲諸都試者，總試也；都養者，總養也；

漢官都尉都水都司空，都者猶今言總辦耳。今人言總，皆同都，如云都好都去都來是也；本卽諸字。

這裏猶言此地也。或作箇裏，故里。餘冬序錄「蘇州方言，謂此爲箇裏，箇音如隔，音義相類也。」新方言「莊子齊物論註，故與此同義。」今湖北語，猶謂此爲故，音轉如過。言此處則曰故里，或書作箇裏非也。江南運河而東，至於浙江，謂此爲故，音如格。今普通語多作這裏。這本作者說文「者，別事詞也。」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道家者流……者，訓爲此。」新方言「今人謂此爲者，如者回者里者番者箇是也。禪人語錄多作遮。」不知何時以迎這之這代之。

格外 與越發更加，愈覺非常，諸義相同。

罷 新方言「易言，或鼓或罷。」論言「欲罷不能。」義爲休止。今人言休止曰罷，此本字也。又爲商問語，如曰「好罷」「走罷」是也。黃州音轉如波，罷古音亦在歌部。

音正如波。歌戈與魚模相轉，故罷可轉爲夫。現在罷字用法有六：一、命令的語氣；二、去罷；三、願望的語氣；我等候你罷；四、尊敬語氣；請你喝茶罷；五、揣度的語氣；這件事情，恐怕有點不對罷；六、未來的語氣；下學期，他未必肯來擔任教授罷；七、商問的語氣；走罷。

怪 很也。如「風颳得怪利害的。」

幾乎 俗云「幾幾乎兒」與「差不多」同。水經澮水注「魯定公問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孔子以爲「幾乎」以「乎」字爲語絕。」

丟 丁羞切。一去不還也。故俗謂遺失物件曰丟。

幸虧 新方言「說文」虧，氣損也。今人謂幸曰虧。幸者，勇天，本有不足義。」

趕緊 卽加速之意。

那裏 猶言彼處也。亦爲疑問之詞。新方言「何，胡，遐，瑕，一語也。小雅「遐不謂矣。」表記引作瑕。注「瑕之言胡也。」紹興謂何處曰瑕里。」南通方言疏證「瑕里，通俗

音轉爲那里，那讀拉上聲。新方言又言：「裏當作里，說文「里，居也。」……夏口而下，濱江南北曰者里，那里，音如孔煙之煙，一苦回切，一或書作塊，非也。」

消息 謂音信也。三國志「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

打聽 卽偵聽。新方言「說文「打，撞也。」从木，丁聲。今人言打，轉入馬韻，讀如打。廉察謂之打聽，此打乃借爲偵，史記淮南王傳注，服虔曰：「偵，候之也。」

什麼 撫言「韓愈問牛僧儒：「且道拍板爲什麼？」集韻「不知而問曰拾沒，沒音母果切。」通俗編「按什麼當亦恁麼之轉，或又作甚麼。」新方言「說文「曾，詞之舒也。」余，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曾余同義，故余亦訓何，通借作舍。今通言曰甚麼，卽舍之切音也。川楚之間曰舍子，江南曰舍，俗作哈，本余字也。」

剛 本作羌，續方言引王逸離騷經章句「羌，楚人語辭也。」有適然之意，如剛逢剛過。

趁 音稱。因利乘便謂之趁。今謂附船爲趁船。又以趕蚤爲趁蚤。均此意。

悄悄 靜貌。

地 副詞語尾。與底的通。水滸傳「周謹在馬上，左手拿着弓，右手搭上箭，拽得滿

滿地望楊志後心聽得一箭。楊志聽得背後弓弦響，霍地一閃，去鎧裏藏身。那枝

箭早射個空。」

踱來踱去 往來緩步貌。

難爲情 不安貌。

瞧 視物也。

呢 本爾字也。其在句末者，或爲商度，或爲問訊。新方言「爾雅」尼，定也。「尼爾同

聲，故說文云：「爾，詞之必然也。」經典相承作爾，今字作呢。」

孩子 小兒也。廣東曰崽，福建曰囡（音蹇），上海曰囡（音南），南京曰娃兒，（兩字

合音捲舌讀）鎮江曰孺子，揚州曰霞子（卽孺字轉音），北京曰猴兒（卽孩字轉

音)皆土話。

阿色司娜戀 (法國兩省名) (Alsace-Lorraine) 當西歷一八七〇年，法普開釁，法人大敗，普軍盡據法之東境，明年進圍法京巴黎破之，和議成，法人賠款五千萬佛郎，復割阿色司娜戀兩省之地，以與普國。一九一八年，歐戰終結，德人大敗，兩省之地，又歸法國。

難通 新方言『古言然則，今言難倒，難卽是然，倒有反義，作難道者，言譌無義。』

唉 通州志方志『歎與唉同，音哀，又音襖，聲低而和柔者，然其言而應之也，聲高而厲者，不然其言而斥之也，仰首張口而聲長者，歎恨之聲也。』新方言『說文』「誼，可惡之辭也，歎，訾也，通作唉。」史記項羽本紀曰：「唉，豎子不足與謀。」今語言歎，聲多引長。」

咳 歎詞，表示失望之意。

撐 差庚切，當作撐，斜柱也。

捨不得 侯鯖錄「王晉卿暴得耳疾，求方於東坡，坡曰：『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月疾去；不去，割取兩耳。』晉卿洒然而悟。』按捨不得三字本此。

索性 朱子文集「騁意過當，遂煞不住，不免索性說了。」

颼颼 音搜。本風聲，借作鋼筆寫字之聲。

哽咽 悲歎而氣結喉塞，嗚咽不能成聲也。

一輩子 猶言一身也。

航海

杜僅納甫 Ivan Turgenev 或譯吐格奈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生於俄國

舊都莫斯科西南之亞留爾。十五歲入莫斯科大學，後遊德國，習古言學，哲學。二十三歲歸國。氏本貴族，而反對農奴制，和他虐待農奴的母親合不來，於是分居下來，很苦。他就從事文學，漸漸出名。一八五〇年他的母親死了，他承襲遺產，便將領內的農奴解放了。一八五二年他因為做文弔鄂歌黎 Oleg （一八〇九

——一八五二俄文豪，寫實主義的先進。被政府禁止外游，後來因友人幫忙，才得自由。他到巴黎，結交了一班文家，如左拉 Emile Zola，但德 Alphonse Daudet，龔可爾 Goncourt 兄弟等。後來就在法國終其餘年了。丹麥文藝批評家布蘭兌司 Brandes 稱他爲真有描寫活人生之能力的大藝術家。又說「他的憂鬱之情，隨在流露於作物之中。他的描寫雖是無個性的，客觀的，但是他作物中不能禁個性與主觀之侵入。他的個性就是悲哀，感情難抑的悲哀。」

他這一篇航海雖然很簡短的，而對於那小猴兒慈悲的同情，却自然流露出來了。

傳習錄一

傳習錄 王陽明 弟子集錄先生平時講學之語，彙成一書，名曰傳習錄。

王陽明 王守仁 字伯安，明餘姚人。武宗 時，巡撫南贛，平宸濠之亂。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從學者甚衆，稱爲「姚江學派」。嘗講學陽明洞中，（在今貴州修文縣）世

稱陽明先生。

徐愛 字曰仁，明餘姚人。嘗從陽明先生學。官至南京工部侍郎。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上「惡」「好」字去聲。下「惡」「好」字上聲。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也。自慊，自快足也。

懵懵懂懂 新方言「賈子道術篇」反慧爲童。「蘄州謂駭不解事爲童，音如董，猶言懵懂矣。」

杜撰 野客叢談「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然又觀俗杜田杜園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

傳習錄二

黃以方 王陽明弟子。

摑 谷晝切。打也。掌耳也。避暑錄話「執之十字路口，痛與百摑。」

伎倆 猶言伎能也。陸游詩「自是先生眼根鈍，天狐伎倆本無多。」

象 舜後母所生之弟，性傲，瞽瞍愛之，常與謀欲殺舜。舜爲天子，封之有庠。

丹朱 唐堯之子，不肖，慢遊是好，故堯禪位於舜。

纖介 介與芥同，細微之意。國策「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君子國

李汝珍 字松石，清嘉慶時人，學問淵博，考據精詳，其於聲韻訓詁歷算輿圖諸書，

無不涉歷，著有李氏音鑑，鏡花緣等書。

君子國 淮南子「東方有君子之國。」山海經「君子國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

惟善爲寶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中原 卽中國也，對於邊境及蠻夷而言。

不懂 不知道也。

恁般 猶俗言如此樣也。或作恁地，或作恁麼。朱子語錄「鯨也是有才智，只是狠拗，所以弄得恁地。」辛去疾詞「此身已覺渾無事，且教兒童莫恁麼。」

厚顏 謂不知羞愧也。詩「顏之厚矣。」

虛頭 不實在也。

那個腹中無算盤 言其計算精也。

賭氣 使氣也。

作好作歹 普通諺語。

點頭 微動其首也。歐陽修知貢舉，每遇考試，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

其文入格。見侯鯖錄。

桃花山

劉鐵雲 別號洪都百鍊生，著有老殘遊記兩册。今列其自敘如左：

自敘

嬰兒墮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環繞，其哭也號啕。然則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其間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爲衡。蓋哭泣者，靈性之現象也。有一分靈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際遇之順逆不與焉。馬與牛終歲勤苦，食不過芻秣，與鞭策相終始，可謂辛苦矣；然不知哭泣，靈性缺也。猿猴之爲物，跳擲於深林，厭飽乎梨栗，至逸樂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動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靈性也。古詩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斷人腸。』其感情爲何如矣！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計有兩類：一爲有力類；一爲無力類。癡兒駭女，失果則啼，遺簪亦泣，此爲無力類之哭泣。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此乃有力類之哭泣也。有力類之哭泣，又分兩種：以哭泣爲哭泣者，其力尙弱；不以哭泣爲哭泣者，其力甚勁，其行乃彌遠也。離騷爲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爲蒙叟之哭泣，史記爲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爲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

芹寄哭泣於紅樓夢。王之言曰：「別恨離愁滿肺腑，難陶洩，除紙筆代喉舌，我千種想思向誰說？」曹之言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萬豔同杯者，千芳一哭，萬豔同悲也。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內千芳，人間萬豔，必有與吾同哭同悲者焉。

打尖 旅行遠地，中途小食充飢曰打尖。

環佩 禮「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注「環佩，佩玉也。」

迤邐 旁行連延也。

龍脈 堪輿家以山之氣勢爲龍，氣勢有起伏，謂之龍脈。

屏風 陳飾之具，釋名「屏風，障風也。」

窟窿 孔也。或作窟籠。

吃力 費力也。

羊腸 形容徑之小而曲者。李端詩『石滑羊腸險』。謂蜀道也。

今兒 卽今日也。或作今朝。南通方言疏證『按今朝之朝，明朝之朝，皆當讀若照。

通俗並讀若刀。』詩河廣朝刀連韻，故朝可轉爲刀也。且今朝之今，多讀若庚。今庚

亦一音之轉，猶三更之更，北省多讀若今耳。又西北鄉之俗語，則以今朝爲今兒，

明朝爲明兒，殊無意義矣。』

月亮 或稱涼月子。顧況詩『涼月挂層峯』。

不會 通俗編『俗以會爲能之代字。』新方言『楊子方言』魏能也。』今謂不能曰

不魏。聲小變如會，通以會字爲之。』

行李 古謂行人爲行李。左傳『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後遂謂行旅所攜帶

之物曰行李。

罅 喜亞切。裂也。

空當兒 縫也。兒語尾。

滑溜 光滑也。

嚇煞 煞有極字意。如苦煞，氣煞，悶煞，想煞，皆言其甚也。當爲副詞。

夥計 合資以營業曰夥計，謂并多數以計盈絀也。俗因通稱店肆之傭雇曰夥計，

讀如伙計，同伙之義也。

老爺 對於搢紳尊貴之敬稱。元史「我董老爺也。」三朝北盟會編「魚磨山寨軍

亂，殺其統領官馬老爺。」

別 不要也。北方諺語。

咱們 猶言我們。

捨吊 或作捨掉。離開也。

格格價 格格的也。

灼亮 明亮也。

呼呼地 呼呼的也。

魂魄 左傳「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疏「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

呆 卽獸字。

稀軟 不硬掙也。

攙着 扶着也。

那消 不費也。

榭 臺有屋曰榭，又土高曰臺，有木曰榭，禮「以爲臺榭宮室牖戶。」

玉大人誣盜記

玉大人 名賢，撫山西時，其虐待教士，并令兵丁強姦女教士，種種惡狀，人多知之。至其守曹州，大得賢聲，當時所爲，人多不知。幸賴老殘遊記傳出，將來可資正史。傳幼圖云：「千家屯之案，玉賢之慘酷，有甚於蒼鷹乳虎。山東全省，早將其事實

演成慘劇。每演此戲，台下觀者，百態畢具，怒罵悲泣，浩歎怨恨之聲，不絕於耳。真令人不忍卒觀。傷天地之和氣，滅人道之行爲，莫此爲甚。庚子之役，請君入甕，殆已肇於此耶？」

出閣 猶言出嫁。

吊 一千也。

火把 析竹編爲圓綆形，長或數尺，爇以夜行者也。葉適詩「火把起夜色。」

地保 卽古里正亭長之職，或名地甲，或名保正。

天快明 天將明也。

挨 逐次也。

監生 納粟入監也。

立刻 猶言當時或隨即。

噍 北方僕役答應主人吩咐曰噍。想爲「是呀」二字之合聲。

扎 把住也。

馬勇 馬兵也。

抖擻 通州志方言「兜搜，不倜儻也。」通俗編「釋名」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李

詠俗呼小錄「鄙齋計較者搜搜」搜搜正窶數之轉。」

首飾 本爲飾首之物，今則臂釧指環之屬，雖不施於首，亦謂之首飾。

掖 藏也。

俺 我也。新方言「說文」我，施身自謂也。」義從我聲，故我音轉如儀。今江南蘇松

之間，謂我爲儀。我轉爲吾。說文「吾，我自稱也。」吾亦音牙，又轉爲印。爾雅「印，我

也。」今徽州及江浙間，言吾如牙，亦印字也。俗用俺字爲之。」

爸爸 正字通「夷語稱老者爲八八，或爲巴巴。」通俗編「按玉篇有爸字，訓父也。

其字今隨方俗高下，轉爲四聲：讀平曰巴，上曰把，去曰霸，入曰八。」

傻子 猶言馱子，瘟生。

刑名師爺 舊時在官署主刑事判牘之幕友，謂之刑名師爺。

東家 居停主人也。杜甫詩「來問爾東家。」

驚堂 木板也。所以驚堂上罪犯者，故名驚堂。

站籠 又稱囚籠。

胡說 新方言「胡，倏，蠻，四裔之國也。今謂行事無條理，語無倫次曰胡。浙江別謂之倏。凡專擅自恣者通謂之蠻。」游覽志餘「餘杭人有諱本語而巧爲俗語者，如

胡說曰扯淡。」

不消 新方言「爾雅」𦉳，待也。「相承相須。漢書禮樂志」神奄留，臨須搖。「晉灼謂

即須臾，亦即須搖。今人從雙聲，謂不須曰不消。」

響頭 以頭叩地作聲曰響頭。

含殮 古者人死，以玉含口中而殮，謂之含殮。

旌表 凡孝義貞節之人，建坊賜匾，以表異之者，謂之旌表。

門上 管門者。

前程 俗謂人科第官闕曰前程。

一個社交問題

飽食終日 論語陽貨『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羣居終日 論語衛靈公『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德不孤 論語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題詞

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 民國九年五月一日出版。

題詞 標舉全書大旨，而兼致其推許之意，略與序跋相似者。漢趙岐注孟子，其自序一篇，稱爲題辭。

神話 古代以宇宙所有各現象，歸功於神之行爲，遂生種種傳說，謂之神話。

人日 陰曆正月七日，謂之人日。見荆楚歲時記。按西清詩話載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

人權 Personal right 法律名詞。有廣狹二義：廣義指人類一切可主張之權而言；狹義僅指人權中之人格權而言。

五月一日 世稱之爲 May Day 爲一日工作八小時之運動勝利的紀念日。起源於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芝加哥 Chicago 所開國際的及國民的八大聯合 Union 大會，決議以每年五月一日爲期，舉行以一日工作八小時制度實行同盟罷工，並指定一八一六年之五月一日爲第一次示威運動之日。

勞動者底覺悟

底 卽的字。今多介詞用底，形容詞語尾用的，副詞語尾用地，以爲分別。虛字集解「俗語用之字爲介詞，音如底字；至南方有入聲，則底音如的。證以閩人及贛之

撫州人方言，其讀知，澈，澄，孃，四母，多爲舌端音。若以「晉之乘」節，令閩人讀之，則其音爲晉底乘，楚底禱机，魯底春秋。古之文言，仍直捷瞭亮之俗語也。江易園先生云：「之字古讀底。知，澈，澄，孃母，古皆讀如端，透，定，泥。錢竹汀氏始證明之。是閩人讀之，猶古音也。」屠敬山先生云：「粵人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直如底底爲底底，不底爲不底。昔在粵，常聞外江老以此戲粵人。」

胡塗 猶言懵懂。宋史呂端傳：「太宗曰：『呂端小事胡塗，大事不胡塗。』」

裁縫 周禮注：「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今呼衣工曰裁縫。

台柱子 戲台上之重要脚色也。

大吹大擂 吹指吹喇叭，擂指擂鼓。大吹大擂，言其聲高也。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見孟子。

范縣署中寄弟墨書

鄭夔 清江蘇興化人。字克柔，號板橋。爲人疏宕灑脫，而天性極厚。乾隆元年進士。

官知縣，有惠政，以歲饑爲民請賑，忤大吏，罷歸。工畫蘭竹，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古秀獨絕。詩近香山，放翁有「鄭虔三絕」之目。詞尤勝於詩，弔古摠情，激昂慷慨。與集中家書十六篇，皆不可磨滅文字。

范縣 縣名，清屬山東曹州府，今屬山東東臨道。

墨 板橋之弟，幼二十四歲。

穫 音獲，刈穀也。

穰 與秋同。

稼 禾之秀實爲稼。

斛 胡屋切，古以十升爲斛，今以五斗爲斛。

確 音對，春具。

春揄蹂簸 詩大雅生民之什「或春或揄，或簸或蹂。」春書邕切，搗粟也。揄音由，抒

白也。蹂，蹂禾取穀也。簸，揚去糠也。

椀 與盤同，俗作椀。

啜 嘗也。

恠 與怪通。

佃地人 卽佃戶，代耕農也。

唐人七夕詩 杜工部詠牽牛織女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遠，

七夕誰見同？……」

中饋 言婦人在家，主飲食之事。

鼓兒詞 雜劇歌詞也。卽鼓子詞。惟其詞較俗耳。

鬪葉 卽鬪牌葉子戲也。

阡陌 田間小路以區界田畝著。

頃 田百畝也，計六千方丈。

五四紀念日敬告青年

學生自治節 參觀新教育第二卷第三期美國學生自治研究委員會宣布。

糟 說文「糟，焦也。」段註「今俗語謂燒壞曰糟。凡物壞亦曰糟。」新方言「說文「蹴，

蹶也。今轉平聲如糟，俗字作蹶。凡事被蹴踢則壞，故今謂損壞爲蹶。重言爲蹶皋，

或言蹶蹶。」

田地 朱子語錄「堯舜性之，是合下如此。湯武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南通方言疏

證「今人將家私蕩盡，俗必有弄到隔箇田地之語。」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

數見不鮮 數音朔。史記「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索隱「數見，謂時時來見。汝

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詳之物也。」今謂物之習見不罕異者，曰數

見不鮮。

興會 謂意興愉快也。世說「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

簡截 簡言之也。或作簡直，或檢直，又有作翦截者。

超越 勝也，踰也。

個性 心理學名詞。凡個人必各有其特別之性質，以與他人區別，謂之個性。

衝動 心理學語。謂心之活動，有所求所避，而漠然初無目的者也。又如欲取一物

或爲一事之時，而有若迫若壓之感，亦爲衝動。

環境 人身周圍之事物，謂之環境。

犧牲 呂氏春秋『殷商克夏而王天下，五年不雨，湯乃身禱於桑林，翦其髮，割其

爪，自以爲犧牲。』今謂拼棄一切曰犧牲，語蓋本此。

主義 所主張學說上之根本標準，而以之爲宗旨者也。

護身符 傳燈錄『耽原爲惠忠國師侍者，云須要覓箇護身符子，異日攜籃入方

丈，國師曰：『籃裏有甚麼物？』曰：『青梅。』曰：『何用？』曰：『供養。』陸游詩『求僧疏搭

袈裟展鉢，孟卻要護身符。』謂度牒也。今謂恃勢貌法者所託庇之人曰護身符。

影射 仿他人之所爲，或指甲爲乙，因以炫人者。

科白 戲劇有科白動作爲科，言語爲白。

點綴 猶襯飾也。蘇軾詩「雲散月明誰點綴？」

意匠 工業上物品之形狀、式樣、裝飾等，以新法設計，稱爲意匠。日本有意匠法。登錄後，於若干年限內，得專用之權，謂之意匠權。

橫衝直撞 普通諺語，言其行之速也。

春聯 除夕以紅紙書吉語帖於門上，謂之春聯。簪雲樓雜說「明太祖都金陵，除夕忽傳旨，公卿士庶門上，須加春聯一幅。」是爲春聯之始。

要做到澈底處

慈山老人 明季高僧，倡三教一致之說。

斬新 極新也。猶俗言簇新。杜甫詩「斬新花蕊未應飛。」亦作斬新。

牛頓 Sir Isaac Newton 或譯爲奈端。英國數學家及物理學家。（西元一六四

二生一七二七歿）

五特 James Watt 英國之技師。發明蒸汽機關。(西元一七三六生一八一九歿)
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英國哲學家。性廉潔，不爲教授，不演講，不娶妻，惟以研
究及著作爲事。所著綜合哲學一書，歷三十六年而始成。(西元一八二〇生一
九〇三歿)

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博物學家。爲進化論之初祖。著書曰種原論。
(西元一八〇九生一八八二歿)

魏鏗 Henken 德國哲學家。生於一八四六年。其哲學以根據歷史爲特徵，而尤切
於實際生活。

布格森 Bergson 法人。而出自猶太族者也。生於一八五九年。少時獨好數學，負
盛名。既而從事哲學，得博士學位。迄今猶執教於法蘭西大學院。著有創化論。
世以直觀哲學派稱之。

分曉 俗謂事之已有頭緒者曰分曉。

我的體育觀

領會 猶言領悟。

仔細 與子細同。白居易詩「世路風波仔細諳。」

修養 學問上精密之功夫也。修以求其粹美，養以期其充足；修猶切磋琢磨，養猶

涵育薰陶也。

因是子靜坐法 武進蔣維喬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活潑潑地 活潑之至也。本釋氏語，宋儒亦用之。中庸集註「故程子曰：「此一節，子

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悲天憫人 韓愈文「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

窮也。」今言憂者，多曰悲天憫人，本此。

孫悟空

西遊記 小浮梅閒話「世傳西遊記是丘真人作，借以演金丹之旨，妄也。錢大昕

補元史藝文志地理類，有長春真人西游記二卷。注云：「李志常述丘處機事。」此別是一書。按元史邱處機傳：「太祖自奈曼命近臣持詔求之，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蓋喋血戰場，羣寇叛域，絕糧沙漠，自昆侖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此丘真人西游故事，記中所載，多及西域地理，故入地理類。俗人不知，乃以玄奘事屬之，大非其實矣。『冷廬雜識』西游記推衍五行之旨，視他演義書爲勝。相傳出元丘真人處機之手。山陽丁儉廂舍人晏，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謂是其鄉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吳承恩所作。且謂記中所述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錦衣衛、兵馬司、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正俗傳之訛。』

周天 曆法以三百六十度爲周天，言已周歷天度也。天球大圓，分爲三百六十度。周天者，卽繞大圓一周之謂。

二十四氣 玉海「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

九宮 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一坎水白；天芮星攝提坤天黑；天衡星軒轅震木碧；天

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

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一離火紫；見唐會要。

八卦 三乾三兌三離三震三巽三坎三艮三坤也。

甲子 甲爲十干之首；子爲十二支之首。

礪 音竭。特立之石也。方者爲碑；圓者爲碣。

鑄 足宣切。鑽也；斲也。

洞天福地 天下名山勝境，爲神仙所居者，謂之洞天福地。仙經有二十六洞天，七

十二福地。

呵欠 莫仲璜詩「覺來一呵欠，色澤神亦充。」

造化 俗稱幸事曰造化。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見論語。

羅拜 謂環而拜之也。

閻王老子 閻羅王也。俗傳管地獄之神曰閻羅。

無常 佛家語。謂世間一切事物不能久住也。如萬物之成壞，衆生之生死，意念之起滅，皆無常理，故云無常。

道心 悟道之心也。李端詩『夜靜猿聲證道心。』

輪迴 佛家語。佛謂世界衆生，自最初以來，莫不展轉生死於六道之中，如車輪之旋轉，無有已時，故曰輪迴。惟成道者始免此苦。

閻浮 梵語。見佛經。卽南瞻部洲。閻浮乃瞻部之異譯。

觀棋柯爛 述異記『晉王質入山採樵，觀兩童子對弈，局終柯已爛。』

伐木丁丁 見詩經。丁讀如爭。

恬淡 謂泊然無營，不慕榮利也。

黃庭 道經名。唐書藝文志『老子黃庭經一卷。』

稽首 至敬之禮。其說有二：一，謂頭至地也；二，謂頭下衡也。

修行 謂修習佛法也。晉書：鳩摩羅什不拘小檢，修行者頗疑之。

方寸山斜月三星洞 皆暗指心也。以心問心，參禪打座，祛欲循理，便可長生，又何

用求仙訪道，東奔西馳耶？此作者之用意。

須菩提 佛之弟子。其義爲善吉，亦爲空生。

漢子 老學菴筆記：「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戲

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撒詐 撒謊也。

搗虛 攻擊也。史記：「批亢搗虛。」

胡 本从肉，古聲；今謂从古月誤。

法名 凡剃度爲僧者，不用俗家姓名，別立名字，謂之法名。

我的

萊門皮乞 萊門皮乞 Dr. Lyman Beecher 美國神道學家。生於一七七五年。沒於一八六三年。

保羅 保羅 St. Paul 耶穌十二使徒之一。初不信耶穌。嘗迫害其教徒。後往大馬色。中途忽有所感。遂歸依耶穌教。盡力傳道。西歷六十五年殉難。

柏拉圖 柏拉圖 Plato 希臘雅典哲學家。學於梭格拉底。梭氏沒後。遊歷埃及西里意大利等處。廣求智識。歸國後。集諸弟子講學於林中。所謂“Academy”。學園是也。

梭格拉底 梭格拉底 Socrates 西方哲學之祖。雅典人。幼習雕刻。長攻文學。時雅典方尚武勇才辯。蘇氏獨重真理。其教人之法。每先發疑問。後乃以直言告之。當時從之者衆。忌者構陷之。下獄。服毒死。

所有權 對於財物。於法律範圍內得自由處置之權利。曰所有權。
我對於一切人類的供狀

星期評論 戴季陶君對於孫君這篇文有一段批評，今節錄如下：

我對於少侯先生的事，常常想到的，大約有三點。我且試大膽的寫了出來。

(一) 加賓塔爾說，「從來賤視肉慾，完全要想排除罄盡的，無論是個人是團體，長久實行之後，或是徒傷人情，或是因禁慾的反動，反陷於縱慾。」他這個意思，我頗以爲不錯，我從前聽見人說，「少侯青年的時候，酷信佛學，曾經擯除一切嗜慾，守過兩年關，後來破關出來，跑到南京，便大肆游蕩。」我聽見這個話已經五年了。現在看這篇文章，他上面也說，「二十歲研究老莊陸王，二十六歲研究佛經，閉關兩年，偏讀大小乘經論，兼學禪定。」我想他後來種種放恣的行爲，都是這「極端禁慾主義」的反動。拿他五十年的生活史分成兩半，這個時代，剛剛是一個極端，翻了過去，便是下山路了。至於何以他會走到這「極端禁慾主義」的路上去呢？這一層現在我還不明白。大約推測起來，他本來是個關公子，是一個很聰明的人，這兩層不用說有連帶關係，此外就是他的環境的問題了。

(二)從前主張革命的先輩裏面，許多都只信奉一個「民族主義」，就是只信奉同盟會所主張的「三民主義」中的一民，那民族主義、民生主義，他們從來不去管他。他們進這同盟會的原故，並不是爲了 Democracy 和 Socialism 加進去的，是爲了要「推翻滿清」加進去的。許多國學家主張革命，他們的基本觀念，都是如此。我們且把那前十幾年章太炎先生、劉光漢先生的文章翻出來看一看，這一個狼彰著狼鮮明的色彩，就印進了我們的眼裏。他們所主張的革命，固然不是第四階級的革命，並且不是第三階級的革命。他們所主張的，只是中華民族對通古斯民族的革命。我記得從前黃克強先生誓師的檄文裏面有兩句開宗明義的話說，「胡虜無百年之運，矧運過於百年，桓公復九世之仇，况仇深於九世？」當初我們讀這一篇文章，也何嘗不是手舞足蹈的，讚美他作得好？在這一個意義上面的革命，對於袁世凱和其他武人官僚，不發生效用，真是無怪其然了。少侯先生從前的革命思想，怎樣發生，怎樣發展，我不很清楚，但是我也向

來就抱這樣一個疑慮，推測他的革命思想，也是以「光復舊物」爲主的革命思想，在建設第三期我所著的那一篇「革命！何故爲何？」上面，把滿清末代發生的革命主義者分爲三種。我說，「第一種就是抱純粹光復主義的人。他的理想，是在『中國是中華民族的中國』這一句話，所要破壞的對象，就是滿清帝室。他的意中，以爲只要滿清帝室可以推倒，旁的漢人，隨便那個做皇帝，他都不管。」我又說，「我對於從前有幾個革命者的墮落，人家責備他說是失節，我却不一樣說，我只說他是回復原狀爲甚麼呢？因爲他本來只是信奉一個光復故物，還於舊都的人。那麼在滿清倒了之後，他去恭維袁世凱做皇帝，不是很應該的嗎？」我當作這篇文章的時候，少侯先生本來也是我一個批評的對象。現在我看這篇自述的文章上說他在學佛之後，便「提倡民族主義，實行革命運動」就可以見得這基本思想的支配力是很大的了。

(三)我以爲少侯先生受「他力主義」的感化太大，所以易受環境感化難以自

刀改造環境，出宗教，入宗教，都是他力主義的影響。我看他近來的著作，頗帶著耶教的神祕色彩。例如「黑夜」的那一首詩，就是如此。寫給我的信上，也頗有這一個意味。在這一點，我向來讚美託爾斯泰的「懺悔的人格」，羨慕他那「懺悔人格的顯現力」，但是我終是不滿足他那神祕的他力主義。他在「我的懺悔」上說，「建設在理性上面的知識，即學者賢者的知識，是拒斥人生意義的。但是他全人類的大多數，都有一個無理性的『生命的意識』。這個意識，就是他人生的意義所自來。這個無理性的意識是甚麼？就是信仰。就是我至今不能不拒絕的東西。就是三位一團體的神。」託爾斯泰五十歲前後的那一個狠可怕狠可敬的迴轉期，就是這反理性的神祕的意識的推動。少侯先生思想上的變化如何？結晶如何？雖不能曉得。在這一點，恐怕狠類似迴轉期的託爾斯泰，不過意識有深淺強弱的區別罷了！

總之，少侯先生這一個高尚純潔勇猛精進的大迴轉，是我們不能不讚美不能

不感激的。『鼓着精神，大著膽子，在荆棘堆子裏，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著。一天死了，也好讓後來的兄弟們，走我的屍首上踹過去，做他們的一條墊腳石。』

兄弟姊妹們呵！這是何等沉痛的話，這是何等沉痛的事。我們非鼓着精神，大著膽子，在荆棘堆子裏，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不可呵！

又沈仲九君對於孫君的文也有一篇批評，節錄如下：

我的第一種感想，就是「利用」兩個字。孫先生因「利用」的一念之差，就漸漸入袁氏的牢籠，以致墮落。我想世人爲「利用」兩字所誤的，真不知有多少。凡利用的人，當利用的時候，都以爲無非以利用爲手段，只要達到目的，無論什麼手段，都不要緊的。那裏曉得利用以後，大多數不知不覺，把利用的東西，變做目的。原來的目的，就忘記了。譬如東西洋的留學生，在初回國的時候，何嘗不想做一個好端端的人。但是他們以爲非利用做官的地位，不能發展我的計畫，於是就去運動做官。那裏曉得做官以後，就漸漸的做官爲目的。原來做人的目的，不知

不覺的傷失了。其餘黨人政客軍人學生因此墮落的人，恐怕也是很多。我以為「利用」的本質，有二種不好的地方：一種，是蔑視他人的人格。凡是要利用的人，一定預先存一被利用的人，能够任我利用的念頭。這種念頭就是不認被利用的人有獨立自由的意志，就是蔑視他人的人格，實在是不應該的。況且被利用的人，究竟和我同是一樣的人，那裏真能够任我利用？我要利用他，他也可以利用我。所以要利用的人，差不多沒有不被人利用的。等到被人利用，不但沒有利益，恐怕反有害處呢？這是「利用」第一種不好的地方。二種，就是倚賴性。凡是要利用的人，大都想倚賴他人。如果自己的創造力和獨立性很強，那是斷斷不會想利用人的。這就是「利用」的第二種不好的地方。利用和互助，是截然不同的。互助是光明正大的，人已兩利的。利用是陰謀詭計的，損人利己的。在從前的時候，從事政治革命的，總免不了利用，所以革命黨中，有的利用會黨，有的利用軍隊。但是此後的改造，非靠公開的羣衆運動不可，利用是萬不應該的。所

以我們應該認利用是容易墮落的一種行爲，不可不懸以爲戒。

我第二種感想，以爲我們做人，只有向『活動』『進步』兩條路走。除此以外，決無第三條路可走。我們即使因活動因求進步而發生許多困難弊病，但是總比『靜止』『保守』好得多。所以我們只好勇往直前，排除困難，決不宜對於過去，稍有所依戀。總之向未來前進，無論如何，總是好的，向過去瞻顧，無論如何，總是不好的。凡是革新家，對於這種理由，如果信之不深，最容易中途墮落的。我看孫少侯在民國二年時候的墮落，也犯這個毛病。他那時因爲對於政治，民黨，人民，狀況的不好，一方面對於民國很懷疑，一方面就要瞻顧前清末年。從這懷疑瞻顧的一念，籌安會的事情，就可以乘隙而入。實在前清變爲民國，總是『活動』『進步』的表現，所以無論民氣如何銷沈，人民幸福如何不能增進，民治精神如何不足，總比前清好一點。我們只有力求改善，決不能再依戀前清。譬如孫先生現在已信歐戰以來，軍國主義，已被民治主義戰敗，但是實行民治主義的時候，一

定也有像民國二年的種種不滿意的事情。我們在那個時候，只好相信民主主義是活動的進步的，無論如何不好，只好向民主主義走。如果因為民主主義有不好的地方，就再戀想那軍國主義，萬一將來有第二的袁世凱出現，那就恐怕現在贊成民主主義的孫少侯，再墮落為主張軍國主義的孫少侯了。總之無論何種革新，都是比較的完善，一定免不了弊病，但是比不革新總是好一點。現在反對革新的和不澈底瞭解革新理由的人，往往預存一「革新都是極完善的」的成見。在革新的時候，稍微發見些弊病，就對於革新的基礎，要根本懷疑，於是「復古」的念頭，自然乘機而起，那是狠錯誤的。我以為我們做人，只好向著未來世界，勇猛進行！至於對於過去世界，無論有怎樣的好處，我們只好決然舍去，不能留戀。這是要活動要進步的不可逃的原則，我們不能不注意的。我以為依戀過去，不確信「活動」「進步」是人生的真義，也是孫少侯墮落的一種原因。所以我們要免墮落，只有毀棄過去，敵視過去，決不能稍微崇拜過去，依戀過去的。

我第三種感想，就是無論何人，都有肉慾和精神慾。我們對於肉慾，當使其得自然的滿足。過度就是縱慾，不及就是禁慾，都容易妨礙精神慾的發展，使人流於墮落的。所以我們做人，對於精神慾，當使其有無限的發展，對於肉慾，不要使他過與不及。若佛家的極端禁慾主義和楊子的極端縱慾主義，都違背人性的自然，足以養成墮落病的。季陶認孫少侯種種放恣的行爲，都是他極端禁慾主義的反動，我狠贊成他這二句話。但是我以爲他組織籌安會，何嘗不由於民國二一年以後吸鴉片等種種縱慾行動所造的。他如果不縱慾，不致於有許多債累；沒有債累，就不容易爲金錢所動，恐怕就不會爲洪憲皇帝去犧牲。我想少侯組織籌安會的近因，恐怕還是金錢問題。而金錢的缺乏，大抵由於縱慾，所以禁慾和縱慾，我也認以爲是少侯墮落的一種原因。

以上三端，我都是根據少侯的話語，推測他落墮的原因。究竟他墮落的緣故是不是這樣？還要問少侯自己。

我第四種感想，以爲中國的社會，祕密二個字，實在爲害不少。此後無論做什麼事，講什麼話，都應該公開，斷斷不宜祕密。少侯此番的懺悔文，能够赤裸裸的把許多罪惡揭示出來！他打破種種祕密的膽量，未始不可佩服。即使他將來行不顧言，但是他的一言，已足以促起許多人的自覺，和人是很有益的。況且他有了這懺悔文以後，除了良心的制裁以外，又增加了社會的制裁，他的事實的懺悔，未始不可增進。我所以以爲我們如果發見了自己的罪惡，預先用言語表示懺悔的意思，也是很好的。我覺得在祕密的中國，無數墮落的人，大都諱莫如深，即使少侯的懺悔，僅僅是言論的懺悔，也覺得可以讚美。我很希望墮落的人，多發表懺悔的文，作研究墮落病者的資料，供會患墮落病者的借鑒。我並不是贊成僅僅言論的懺悔，不過我以爲僅僅言論的懺悔，較之於連言語的懺悔都不能的人，終勝一點，我們不能拿『空言無益』四字，就去責備他的。

我的第五種感想，事實的懺悔，非靠自力，是不能成功的。孫少侯說：『過去的我，

算是已經死了。現在的我，就是又重生的。『我的過去，全是罪惡，不必回顧了。我的生命，只有將來。只有將來，是我的生命。』這幾句話，的確是事實的懺悔的唯一要訣。但是死了過去的我，談何容易？人類習慣的性，最不容易破除。我們平時思想言行，時時要向未來進行，但過去的我，不知不覺要引我退後。我有時雖然明知過去的我，是不好的。但終覺是戀戀不舍的念頭，不忍決然舍去。咳！要死了過去的我，真真談何容易！我推究不易棄去過去的原因，和環境實在有很大的關係。我們平時試張目看環境，無論言語文字，食用器物，那一件不是過去的產物？因為有環境的過去，於是我主觀的過去，也相應而復現。所以要死了過去的我，非主觀中有一未來的環境，要用自力去改造現在的環境不可。若為環境所束縛，不能自脫，那是不中用的。孫先生的環境，足以引起他過去的我的，不曉得有多少。如果他自己沒有堅強的自力，恐怕要實行懺悔，是很不容易的。孫先生說：『過去的我，算是已經死了。』孫先生過去的我，果真能夠完全死了嗎？我還要

請孫先生反省，我並要請以未來爲生命的人反省。

新老都可怕

不好過 不舒服也。

隔 距也。

排泄 生理學名詞。動物體營養作用之終，將殘廢無用之物質，驅出之於體外也。

如汗液尿管等是。

退避三舍 晉及楚戰於城濮，退三舍以避之。見左傳。古師行三十里而舍，謂退師

九十里，不敢與爭也。今借用爲凡屈服於人之意。

矛盾 謂語言前後相抵觸也。尸子曰：「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

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

如？』其人弗能應也。」

非驢非馬 漢書「龜茲王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

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騾也。

許怡蓀傳

籛條戚施 爾雅「籛條，口柔，戚施，面柔也。」註「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又「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國語「籛條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

泯芬 擾亂之貌。書經「泯泯芬芬。」

黃巾 東漢靈帝時，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符水呪說治病，號「太平道」。派弟子轉相誑惑，衆至數十萬。見漢室日衰，乃起而爲亂，皆著黃巾，時人謂之「黃巾賊」。後皇甫嵩討平之。

諸葛武侯 諸葛亮字孔明，三國蜀相，隱於隆中。先主三顧，始出，佐先主取荊州，定益州，與魏吳成鼎足之勢。先主卽位，亮爲丞相。先主歿，受遺詔輔政，封武鄉侯。後

伐魏，死於軍。

三禮 周禮儀禮禮記三書。

禮儀三百……中庸「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註「禮儀，經禮也；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威儀，曲禮也；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老荀管墨 老聃荀况管夷吾墨翟皆春秋戰國時人。著有老子荀子管子墨子。

公羊家 公羊高，周時魯人，子夏弟子。治春秋，其玄孫壽及胡毋子都錄爲書，曰公

羊傳。漢何休作解詁，其書多引讖緯，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

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傳有此說也。

微言大義 漢書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公孫龍子 公孫龍，戰國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辨，著書十四篇，曰公孫龍子。漢書藝

文志列入名家。

俞樾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居士，清德清人。道光進士，官編修，居吳門，以著書自娛。

研究經學，旁及諸子，有春在堂全集。

湘鄉

曾國藩，湖南湘鄉人。

合肥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

項城

袁世凱，河南項城人。

愛謀生

愛謀生，美國之文學家哲學家。卒業於哈佛大學。旋爲牧師。既而棄職，專

事文學，著作甚多。一八〇三年生，一八八二年沒。

新詩二首

新詩的由來和做法，胡適有談新詩一篇，錄左以供參考。

(一)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一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出版，裏面有我的朋友高

一涵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他豫想從那一年起中國

應該有兩種革命：（一）於政治上應揭破賢人政治之真相。（二）於教育上應打

消孔教爲修身大本之憲條。高君的豫言，不幸到今日還不會實現。『賢人政治』的迷夢總算打破了一點，但是打破他的，並不是高君所希望的『立於萬民之後，破除自由的阻力，鼓舞自動之機能』的民治國家，乃是一種更壞更腐敗更黑暗的武人政治。至於孔教爲修身大本的憲法，依現今的思想趨勢看來，這一個當然不能成立，但是安福部的參議院已通過這種議案了，今年雙十節的前八日北京還要演出一齣徐世昌親自祀孔的好戲！

但是同一號的新青年裏，還有一篇文章，叫做『文學改良芻議』，是新文學運動的第一次宣言書。新青年的第二卷第六號接着發表了陳獨秀君的『文學革命論』。後來七年四月裏又有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四卷四號）這是一種文學革命的運動，在我的朋友高君做那篇『一九一七年預想的革命』時雖然還沒有響動，但是自從一九一七年一月以來，這種革命——多謝反對黨送登廣告的影響——居然可算是傳播得很廣很遠了。文學革命的目的，是要替中

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活的文學。這兩年來的成績，國語的散文，是已過了辯論的時期，到了多數人實行的時期了。只有國語的韻文——所謂『新詩』——還脫不了許多人的懷疑。但是現在做新詩的人也就不少了。報紙上所載的，自北京到廣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詩出現。

這種文學革命預算，是辛亥大革命以來的一件大事。現在星期評論出這個『雙十節的紀念號』，要我做一萬字的文章。我想，與其枉費筆墨去談這八年來的無謂政治，倒不如讓我來談談這些比較有趣味的新詩罷。

(一)

我常說：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體等方面的大解放；歐洲三百年前各國國語的文學起來代替拉丁文學時，是語言文字的大解放，十八十九世紀法國魯俄英國華次活 (Wordsworth) 等人所提倡的文學改革，是詩的語言文字的解放；近

幾十年來西洋詩界的革命，是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鑿鏹。因此，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裏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的 material；二十八字的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達出高深的理想與複雜的情感。

最明顯的例，就是周作人君的『小河』長詩（新青年六卷二號）這首詩是新詩中的第一首傑作，但是那樣細密的觀察，那樣曲折的理想，決不是那舊式的詩體

詞調所能達得出的，周君的詩太長了，不便引證，我且舉我自己的一首詩作例：

「應該」

他也許愛我，——也許還愛我，——

但他總勸我莫再愛他。

他常常怪我；

這一天他眼淚汪汪的望着我，

說道：「你如何還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對他？

你要是當真愛我，

你應該把愛我的心愛他，

你應該把待我的情待他。」

.....

他的話句句都不錯——

上帝幫我！

我「應該」這樣做！
(新青年六四)

這首詩的意思神情，都是舊體詩所達不出的，別的不消說，單說「他也許愛我，——也許還愛我」這十個字的幾層意思，可是舊體詩能表得出的嗎？

再舉康白情君的「窗外」

窗外的閒月，

緊戀着窗內蜜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惱了，

他還涎着臉兒在牆上相窺。

回頭月也惱了，

一抽身兒就沒了。

月倒沒了，

相思倒覺着捨不得了。（新潮一四）

這個意思，若用舊詩體，一定不能說得如此細膩。

就是寫景的詩，也須有解放了的詩體，方可以有寫實的描畫。例如杜甫詩「江天漠漠鳥雙去，」何嘗不好？但他爲律詩所限，必須對上一句「風雨時時龍一吟，」就壞了。簡單的風景，如高臺芳樹，飛燕蹴紅英，舞困榆錢自落」之類，還可用舊詩體描寫。稍爲複雜細密一點，舊詩就不够用了。如傅斯年君的「深秋永定門晚景」中的一段（新潮一二）：

……………那樹邊，地邊，天邊，

如雲，如水，如烟，

望不斷——一線。

忽地裏撲喇喇一響，

一個野鴨飛去水塘，

髻髻像大車音浪，漫漫的工——東——噹。

又有種說不出的聲息，若續若不響。

這一段的第六行，若不用有標點符號的新體，決做不到這種完全寫實的地步。又

如俞平伯君的『春水船』中的一段（新潮一四）：

……對面來了個繚人，

拉着個單桅的船徐徐移去。

雙橈掛在船唇，

皺面開紋，

活活水流不住。

船頭曬着破網。

漁人坐在板上。

把刀劈竹拍拍的響。

船口立個小孩，又憨又蠢，

不知爲什麼？

笑迷迷癡着那黃波浪……

這種樸素真實的寫景詩，乃是詩體解放後最足使人樂觀的一種現象。

以上舉的幾個例，都可以表示詩體解放後詩的內容之進步。我們若用歷史進化的眼光來看中國詩的變遷，便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現在，詩的進化沒有，回不是跟着詩體的進化來的。三百篇中雖然也有幾篇組織很好的詩，如『氓之蚩蚩』『七月流火』之類；又有幾篇狠妙的長短句，如『坎坎發矜兮』『園有桃』之類；但是三百篇究竟還不曾完全脫去『風謠體』(Ballad)的簡單組織。直到南方的騷賦文學發生，方才有偉大的長篇韻文。這是一次解放。但是騷賦體用兮些等字煞尾，停頓太多，又太長，太不自然了。故漢以後的五七言古詩刪除沒有意思

約煞尾字，變成貫串篇章，便更自然了。若不經過這一變，決不能產生「焦仲卿妻」「木蘭辭」一類的詩。這是二次解放。五七言成爲正宗詩體以後，最大的解放，莫如從詩變爲詞。五七言詩是不合語言之自然的，因爲我們說話決不能盡是五字或七字。句句變爲詞，只是從整齊句法變爲比較自然的參差句法。唐五代的小詞，雖然格調狠嚴格，已比五七言詩自然的多了。如李後主的「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這已不是詩體所能做到的了。試看晁補之的「驀山溪」

……愁來不醉，不醉奈愁何？

汝南周，東陽沈，

勸我如何醉？

這種曲折的神氣，決不是五七言詩能寫得出的。又如辛稼軒的「水龍吟」

……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

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

無人會，登臨意。

這種語氣，也決不是五七言的詩體能做得出的。這是三次解放。宋以後詞變爲曲，曲又經過幾多變化，根本上看來，只是逐漸刪除詞體裏所剩下的許多束縛自由的限制，又加上詞體所缺少的一些東西如襯字套數之類。但是詞曲無論如何解放，終究有一個根本的大拘束：詞曲的發生是和音樂合併的，後來雖有可歌的詞，不必歌的曲，但是始終不能脫離『調子』而獨立，始終不能完全打破詞調曲譜的限制。直到近來的新詩發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並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這是第四次的詩體大解放。這種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實只是三百篇以來的自然趨勢。自然趨勢逐漸實現，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進他，那便是自然進化。自然趨勢，有時被人類的習慣性守舊性所阻礙，到了該實

現的時候均不實現，必須用有意的鼓吹去促進他的實現，那便是革命了，一切文物制度的變化，都是如此的。

(三)

上文我說新體詩是中國詩自然趨勢所必至的，不過加上了一種有意的鼓吹，使他於短時期內猝然實現，故表面上有詩界革命的神氣，這種議論，狠可以從現有的新體詩裏尋出許多證據。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裏脫胎出來的。沈尹默君初作的新詩，是從古樂府化出來的，例如他的『人力車夫』

(新青年四，一)

日光淡淡，白雲悠悠，

風吹薄冰，河水不流。

出門去，雇人力車，街上行人，往來很多；車馬紛紛，不知幹些甚麼？
人力車上人，個個穿棉衣，個個袖手坐，還覺風吹來，身上冷不過。

車夫單衣已破，他却汗珠兒顆顆往下墮。

稍讀古詩的人，都能看出這首詩，是得力於「孤兒行」一類的古樂府的。我自己的新詩，詞調很多，這是不用諱飾的。例如前年做的「鴿子」

(新青年四，二)

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

有一羣鴿子，在空中遊戲。

看他們三三兩兩，

迴環來往，

夷猶如意，

忽地裏，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鮮明無比！

就是今年做詩，也還有帶着詞調的。例如「送任叔永回四川」的第二段：

(新青年，六，五)

你還記得，我們暫別又相逢，正是赫貞春好？

記得江樓同遠眺，雲影江來，驚起江頭鷗鳥？

記得江邊石上，同坐看潮回，浪聲遮斷人笑？

記得那回同訪友，日暗風橫，林裏陪他驚松嘯？

懂得調的人，一定可以看出這四長句用的是四種詞調裏的句法。這首詩的第三段便不同了：

這回久別再相逢，便又送你歸去，未免太匆匆！

多虧得天意多留你兩日，使我做得詩成相送。

萬一這首詩趕得上遠行人，

多替我說聲「老任珍重珍重！」

這一段便是純料新體詩。此外新潮社的幾個新詩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從詞曲裏變化出來的，故他們初做的新詩，都帶着詞或曲的意味音節。此外各報所載的新詩，也狠多帶着詞調的，例太多了，我不能遍舉，且引最近一

期的少年中國(第四期)裏周無若的『過印度洋』

圓天蓋着大海，黑水託着孤舟。

也看不見山，那天邊只有雲頭。

也看不見樹，那水上只有海鷗。

那裏是非洲? 那裏是歐洲?

我美麗親愛的故鄉却在腦後!

怕回頭，怕回頭。

一陣大風，雪浪上船頭，

颼颼，吹散一天雲霧一天愁。

這首詩很可表示這一半詞一半曲的過渡時代了。

(四)

我現在且談新體詩的音節。

現在攻擊新詩的人，多說新詩沒有音節。不幸有一些做新詩的人，也以爲新詩可以不注意音節。這都是錯的。攻擊新詩的人，他們自己不懂得『音節』是什麼，以爲句腳有韻，句裏有『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調子，就是有音節了。中國字的收聲，不是韻母，（所謂陰聲）便是鼻音，（所謂陽聲）除了廣州入聲之外，從沒有用他種聲母收聲的。因此中國的韻最寬，句尾用韻，真是極容易的事，所以古人有『押韻便是』的挖苦話。押韻乃是音節上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至於句中的平仄，也不重要。古詩『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音節何等響亮？但是用平仄寫出來，便不能讀了：

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仄。

又如陸放翁：

我生不逢柏梁建章之宮殿，安得峨冠侍游宴？

頭上一個字是『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讀起來何以覺得音節很好呢？這是因爲一來，這一句的自然語氣，是一氣貫注下來的；二來呢，因爲這十一個字裏面，逢宮疊韻，梁章疊韻，不逢柏雙聲，建宮雙聲，故更覺得音節和諧了。

詩的音節全靠兩個重要分子：一是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是每句內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至於句末的韻脚，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事。語氣自然，用字和諧，就是句末無韻也不要緊。例如上文引晁補之的詞：「愁來不醉，不醉奈愁？何汝南，東陽沈，勸我如何醉」這二十個字，語氣又曲折，又貫串，故雖隔開五個「小頓」方才用韻，讀的人毫不覺得。

新體詩中也有用舊體詩詞的音節方法來做的。最有功效的例，是沈尹默君的一

三絃：

（新青年五，二）

中午時候，火一樣的太陽，沒法去遮闌，讓他直曬長街上。靜悄悄少人行路，祇有悠悠風來，吹動路旁楊樹。

誰家破大門裏，半院子綠茸茸細草，那浮着閃閃的金光，旁邊有一段低低的土牆，擋住了個彈三絃的人，却不能隔斷那三絃鼓盪的聲浪。

門外坐着一個穿破衣裳的老年人，雙手抱着頭，他不聲不響。

這首詩從見解意境上和音節上看來，都可算是新詩中一首最完全的詩。看他第二段『旁邊』以下一長句中，旁邊是雙聲，有一是雙聲，段，低，低，的，土，擋，彈，的，斷，盪，的，十一個都是雙聲。這十一個字都是『端透定』（DF）的字，模寫三絃的聲響，又把『擋』『彈』『斷』『盪』四個陽聲的字和七個陰聲的雙聲字（段，低，低，的，土，的，的，）參錯夾用，更顯出三絃的抑揚頓挫。蘇東坡把韓退之聽琴詩改爲送彈琵琶的詞，開端是『呢呢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冤爾汝來去彈指淚和聲』他頭上連用五個極短促的陰聲字，接着用一個陽聲的『燈』字，下面『恩冤爾汝』之後，又用一個陽聲的『彈』字，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吾自己也常用雙聲疊韻的法子，來幫助音節的和諧，例如『一顆星兒』一首：

(新青年六,五,又改定稿每週評論三十四)

我愛你這顆頂大的星兒。

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平日黃昏時候，

霞光遮盡了滿天星，

今天風雨後，悶沉沉的天氣。

我望遍天邊，尋不見一點半點光明，

回轉頭來，

只有你在那楊柳高頭依舊亮晶晶地。

這首詩「氣」字一韻以後，隔開三十三個字方才有韻，讀的時候全靠「遍，天，邊，見，點，半，點」一組疊韻字，（遍，邊，半，明，又是雙聲字）和「有，柳，頭，舊」一組疊韻字，夾在中間，故不覺得「氣」「地」兩韻，隔開那麼遠。

這種音節方法，是舊詩音節的精采，（參看清代周春的『杜詩雙聲疊韻譜』）能够容納在新詩裏，固然也是好事，但是這是新舊過渡時代的一種有趣味的研究，並不是新詩音節的全部。新詩大多數的趨勢，依我們看來，是朝着一個公共方向走的。那個方向便是『自然的音節』。

自然的音節，是不容易解說明白的。我且分兩層說：

第一，先說『節』——就是詩句裏面的頭座受客。舊體的五七言詩，是兩個字爲一『節』的。隨便舉例如下：

風綻——雨肥——梅（兩節半）

江間——波浪——兼天——湧（三節半）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五節半）

我生——不逢——柏梁——建章——之——宮殿（五節半）

又——不得——身在——滎陽——京索——間（四節外兩個破節）

終——不似——一朵——釵頭——顫裏——向人——欹側（六節半）

新體詩句子的長短，是無定的；就是句裏的節奏，也是依着意義的自然區分，與文法的自然區分，來分析的。白話裏的多音字比文言多得多，並且不止兩個字的聯合，故往往有三個字爲一節，或四五個字爲一節的。例如

萬——這首詩——趕得上——遠行人。

門外——坐着——一個——穿破衣裳的——老年人。

雙手——抱着頭——他——不聲——不響。

旁邊——有一段——低低的——土牆——擋住了個——彈三絃的人。

這一天——他——眼淚汪汪的——望着我——說道——你如何——還想着我，想着我

——你又如何——能對他。

第二，再說「音」——就是詩的聲調。新詩的聲調有兩個要件：一是平仄要自然，二是用韻要自然。白話裏的平仄，與詩韻裏的平仄有許多大不相同的地方。同一個

字單獨用來是仄聲，若同別的字連用，成爲別的字的一部分，就成了狠輕的平聲了。例如「的」字「了」字，都是仄聲字，在「掃雪的人」和「掃淨了東邊」裏，便不成仄聲了。我們檢直可以說，白話詩裏只有輕重高下，沒有嚴格的平仄。例如周作人君的「兩個掃雪的人」（新青年六，三）的兩行：

祝福你掃雪的人！

我從清早起，在雪地裏行走，不得不謝謝你。

「祝福你掃雪的人」上六個字都是仄聲，但是讀起來自然有個輕重高下。「不得不謝謝你」六個字又都是仄聲，但是讀起來也有個輕重高下。又如同一首詩裏有「一面儘掃，一面儘下」八個字都是仄聲，但讀起來不但不拗口，並且有一種自然的音調。白話詩的聲調不在平仄的調劑得宜，全靠這種自然的輕重高下。

至於用韻一層，新詩有三種自由：第一，用現代的韻，不拘古韻，更不拘平水韻。第二，

平仄可以互相押韻，這是詞曲通用的例，不單是新詩如此。第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新詩的聲調既在骨子裏，——在自然的輕重高下，在語氣的自然區分，故有無韻脚都不成問題。例如周作人君的『小河』，雖然無韻，但是讀起來自然有很好的聲調，不覺得是一首無韻詩。我且舉一段如下：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

我對他點頭，他對我微笑，

我願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穩穩的流着，

向我們微笑……

又如周君的『兩個掃雪的人』中一段：

……一面儘掃，一面儘下：

掃淨了東邊，又下滿了西邊。

掃開了高地，又填平了窪地。

這是用內部詞句的組織來幫助音節，故讀時不覺得是無韻詩。

內部的組織，一層次，條理，排比，章法，句法，一乃是音節的最重要方法。我的朋友任叔永說：『自然』二字也要點研究。研究並不是叫我們去講究那些『蜂腰』『鶴膝』『合掌』等等玩意兒，乃是要我們研究內部的詞句應該如何組織安排，方才可以發生和諧的自然音節。我且舉康白情君的『送客黃浦』一章（少年中國）作例：

送客黃浦，

我們都攀着纜，——風吹着我們的衣服

站在沒遮闌的船邊樓上。

看看涼月麗空。

才顯出淡妝的世界。

我想世界上只有光。

只有花，

只有愛！

我們都談着，

談到日本二十年來的戲劇，

也談到「日本的光，的花，的愛」的須磨子。

我們都相互的看者。

只是壽昌有所思，

他不看着我，

他不看着別的那一個。

這中間充滿了別意，

但我們只是初次相見。

(五)

我這篇隨便的詩談做得太長了，我且略談「新詩的方法」作一個總結的收場。有許多人曾問我做新詩的方法，我說：做新詩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詩的方法；新詩除了「新體的解放」一項之外，別無他種特別的做法。

這話說得太籠統了。聽的人自然又問：那麼做一切句的方法究竟是什麼呢？我說：詩須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凡是好詩，都是具體的；越偏向具體的，越有詩意詩味。凡是好詩，都能使我們腦子裏發生一種——或許多種——明顯逼人的影像。這便是詩的具體性。

李義山詩「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這不成詩，為什麼呢？因為他用的「是幾個抽象的名詞，不能引起什麼明瞭濃麗的影像。」

「綠垂紅折筍，風綻兩肥梅」是詩。「芹泥垂燕嘴，蕊粉上蜂鬚」是詩。「四更山吐月，

「殘夜水明樓」是詩，爲什麼呢？因爲他們都能引起鮮明撲人的影像。

「五月榴花照眼明」是何等具體的寫法！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是何等具體的寫法？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一斷腸人在天涯！」這首

小曲裏有十個影像，連成一串，並作一片蕭瑟的空氣。這是何等具體的寫法！

以上舉的例，都是眼睛裏起的影像。還有引起聽官裏的明瞭感覺的，例如上文引

的「呢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思冤爾汝來去彈指淚和聲」是何等具體的寫法！

還有能引起讀者渾身的感覺的，例如姜白石詞，「暝入西山，漸喚我一葉夷猶乘

興。」這裏面「四個合口的雙聲字，讀的時候使我們覺得身在小舟裏，在鏡平的

湖水上盪來盪去。這是何等具體的寫法？

再進一步說，凡是抽象的材料，格外應該用具體的寫法。看詩經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漣漪，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社會不平等是一個抽象的題目，你看他却用如此具體的寫法。

又如杜甫的石壕吏，寫一天晚上，一個遠行客人在一個人家寄宿，偷聽得一個捉

差的公人，同一個老太婆的談話，寥寥一百二十個字，把那個時代的徵兵制度，

戰禍，民生痛苦，種種抽象的材料，都一齊描寫出來了。這是何等具體的寫法！

再看白樂天的新樂府，那幾篇好的——如『折臂翁』『賣炭翁』『上陽宮人』——都是

具體的寫法。那幾篇抽象的議論——如『七德舞』『司天臺』『采詩官』——便不成

詩了。

舊詩如此，新詩也如此。

現在報上登的許多新體詩，很多不滿人意的。我仔細研究起來，那些不滿人意詩

的犯的都是一个大毛病，——抽象的題目用抽象的寫法。

那些我不認得的詩人做的詩，我不便亂批評，我且舉這個朋友的詩做例。傅斯年君在新潮四號裏做了一篇散文，叫做「一段瘋話」，結尾兩行說道：

我們最當敬從的是瘋子，最當親愛的是孩子，瘋子是我們的老師，孩子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帶着孩子，跟着瘋子走，走向光明去。

有一個人是北京晨報裏投稿，說傅君最後的十六個字是詩不是文，後來新潮五號裏傅君有一首「前倨後恭」的詩，——一首很長的詩。我看了說，這是文，不是詩。何以前面的文是詩，後面的詩反是文呢？因為前面那十六個字是具體的寫法，後面的長詩，是抽象的題目，用抽象的寫法。我且鈔那詩中的一段，就可明白了：

倨也不由他，恭也不由他！

你還赧他。

向你倨，你也不削一塊肉；向你恭，你也不長一塊肉。

况且終竟他要向你變的，理他呢！

這種抽象的議論，是不會成爲好詩的。

再舉一個例。新青年六卷四號裏面沈尹默君的兩首詩，一首是「赤裸裸」。

人到世間來，本來是赤裸裸，

本來沒污濁，却被衣服重重的裹着，這是爲什麼？難道清白的身不好見人嗎？

那污濁的，裹着衣服，就算免了恥辱嗎？

他本想用具體的比喻來攻擊那些作偽的禮教，不料結果還是一篇抽象的議論，

故不成爲好詩，還有一首「生機」。

刮了兩日風，又下了幾陣雪。

山桃雖是開着，却凍壞了夾竹桃的葉。

地上的嫩紅芽，更殭了發不出。

人人說天氣這般冷，草木的生機恐怕都被摧折；

誰知道那路旁的細柳條，他門暗地裏却一齊顏色！

這種樂觀，是一個狠抽象的題目，他却用最具體的寫法，故是一首好詩。

我們徽州俗話說人自己稱贊自己的是『臺裏喝采』，我這篇新詩談裏常引我自己的詩做例，也不知犯了多少次『戲臺裏喝采』的毛病！現在且再犯一次，舉我的『老鴉』做一個『抽象的題目用具體的寫法』的例罷。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厭我，

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縫衣曲

英人虎特 Thomas Hood 所撰縫衣曲，"Song of the Shirt"，就其性質言，不過

Songs of Labour 之一，就其命意言，實爲鼓吹人道主義最力之作。雖篇幅甚短，僅十一章，而語意之沈痛，刻畫貧女心理之周至，視史託憲夫人 Mrs. Stowe 湯姆之小屋，"Tale Tom's Cabin" 即坊間所售黑奴 以洋洋十數萬言爲黑奴描寫狀況者，實無多讓也。

虎特倫敦人，生於一七九八年，沒於一八四五年。父爲書賈，小學畢業後，即令習雕刻。虎特習未久，棄而肆力於文，間撰小品文字，或滑稽詞曲，都神味雋永，運筆靈動，爲時人所推許。至一八二一年，應敦倫雜誌之聘，爲副主筆，文名遂益噪。識與不識，莫不稱之曰滑稽文豪。一時文字界中知名之士，亦爭與訂交，推爲後起之秀。惟體羸多病，後此二十年光陰，大半消磨病榻中。生計又拙，故畢生未能有所建樹。然其得意之作，爲後世珍重嘆賞，百讀不厭者，又大都從貧病交迫中得來，則逆境之於虎特，固不爲無功也。

今列其原文如左，以供參考。

The Song of the Shirt

(The Hardships of Ill-paid Labor)

I

With fingers weary and worn,
With eyelids heavy and red,
A woman sat in unwomanly rags,
Plying her needle and thread—
Stitch!—stitch!—stitch!
In poverty, hunger, and dirt,
And still with a voice of dolorous pitch
She sang the “Song of the Shirt!”

II

“Work! work! work!
While the cock is crowing aloof!
And work—work—work,
Till the stars shine through the roof!
It's oh! to be a slave
Along with the barbarous Turk,
Where a woman has never a soul to save,
If this is Christian work!

III

“Work—work—work
Till the brain begins to swim;
Work—work—work,
Till the eyes are heavy and dim!
Seam, and gusset, and band,
Band, and gusset, and seam,
Till over the buttons I fall asleep,
And sew them on in a dream!

IV

“O men, with sisters dear!
O men, with mothers and wives!
It is not linen you're wearing out,
But human creatures' lives!
Stitch—stitch—stitch!
In poverty, hunger, and dirt,—
Sewing at once, with a double thread,
A shroud as well as a shirt!

V

“But why do I talk of Death,—
That phantom of grisly bone?
I hardly fear his terrible shape,
It seems so like my own,—
It seems so like my own,
Because of the fasts I keep;
O God! that bread should be so dear,
And flesh and blood so cheap!

VI

“Work! work! work!
My labor never flags;
And what are its wages? A bed of straw,
A crust of bread—and rags,
That shattered roof—and this naked floor—
A table—a broken chair—
And a wall so blank, my shadow I thank
For sometimes falling there!

VII

“Work—work—work!
From weary chime to chime!
Work—work—work!
As prisoners work for crime!
Band, and gusset, and seam,
Seam, and gusset, and band,—
Till the heart is sick and the brain benumbed,
As well as the weary hand.

VIII

“Work—work—work!
In the dull December light!
And work—work—work!
When the weather is warm and bright!
While underneath the eaves
The brooding swallows cling,
As if to show me their sunny backs,
And twit me with the spring.

IX

“Oh, but to breathe the breath
Of the cowslip and primrose sweet,—
With the sky above my head,
And the grass beneath my feet!
For only one short hour
To feel as I used to feel,
Before I knew the woes of want
And the walk that costs a meal!

X

“Oh, but for one short hour,—
A respite, however brief!
No blessed leisure for love or hope,
But only time for grief!
A little weeping would ease my heart;
But in their briny bed
My tears must stop, for every drop
Hinders needle and thread!”

XI

With fingers weary and worn,
With eyelids heavy and red,
A woman sat in unwomanly rags,
Plying her needle and thread,—
Stitch! stitch! stitch!
In poverty, hunger, and dirt;
And still with a voice of dolorous pitch—
Would that its tone could reach the rich!—
She sang the “Song of the Shirt.”

南京高等師範日刊並載有倪文宙譯文，茲亦錄如左：

(一) 眼既腫，指又疲，女子乃穿(非女)衣，持針引線針復針，長在飢寒裏，猶唱縫衣曲，餘音清以淒。

(二) 「做呀，做呀，做呀！直做到遠處雞啼；做呀，做呀，做呀！直做到屋上星稀！呵！和這凶蠻的突厥，相共和奴隸。倘此衣竟裹耶穌體，這女子的靈魂就永難救濟！」

(三) 做呀，做呀，做呀！直做到頭暈；做呀，做呀，做呀！直做到眼痛；縫了袖上邊，合了襟頭縫，等縫到紐孔時，睡思已惺忪，却還要縫衣睡夢中。

(四) 人亦有姊妹！也有母與妻！此是人生命，豈爾身上衣！一針復一針，長此窮與飢。直如縫雙翼，一作死人衣。

(五) 我爲什麼說死了呢？只爲這支離瘦骨的醜妖魔。我不怕他這骸人惡相。這惡相何似我這惡相何似我，只爲我幾翻挨飢，上帝啊！麵包當貴血肉當

廉價!

(六) 做呀, 做呀, 做呀! 縫作無時息; 何物作勞酬? 乾草鋪床席, 麵包皮, 破布衣, 屋鑿洞地穿隙, 桌椅多欹折, 幸有牆上影, 悄然慰悽絕。

(七) 做呀, 做呀, 做呀! 和着那困疲的歌聲; 做呀, 做呀, 做呀! 似犯人作工贖命! 綴襟拈帶縫衣袖, 拈帶縫衣復綴襟, 怎禁得腦疲手木添心病。

(八) 縫衣復縫衣! 冬日何晦冥, 縫衣復縫衣, 春暖日光明; 舉首見簷下, 母燕時相親, 有時曝晴背, 譏我不知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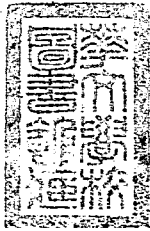
(九) 上有蔚藍的青天, 下有葱碧的草地, 且出門去聞聞那蓮香花的香氣, 在此短短的光陰中, 憂思常牽繫, 我忘不了窮愁悲苦我又怎敢問步失餐資!

(十) 光陰固短足, 小罅亦足歡, 此生合是長憂苦! 愛情希望都無緣, 小哭聊自慰, 又恐淚含鹽, 急急收淚珠, 恐他點滴傷針線。」

(十一) 眼既腫。指又疲。女子乃穿非女衣。持針引線針復針。長在飢寒裏。

凄然猶唱「縫衣曲」！此聲得到富家未！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白話字詰

▲洋裝一冊

▲定價二角

是書專述文言和白話的溝通。及古今字義引申段借的變遷。於素來在白話中不求甚解的字義。均得其確切之訓詁。可作白話文參考用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元(568)

Notes on Specimen of Pai Hua Styl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年八月初版

(白話文範參考書)
(第二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江都何仲英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
杭州劉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成都重慶瀘州
廣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3C
34.33